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劉人鵬

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宋 衛湜 撰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氏曰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則斂持在手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於懷也

長樂陳氏曰肆伸之也束組紐也伸束及帶所以爲

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

山陰陸氏曰此宜在此非脫亂也肆讀如字言以朱錦束髮肆之使至帶其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如帶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鄭氏曰皆為幼小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温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

孔氏曰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

遂服本服之緦爾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雖不緦猶著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事緦喪使役也不當室鄭註猶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長樂陳氏曰不裘為其消陰氣也無緦服聽事不麻

經未責之以盡恩也夫童者未有知未有與也先王制禮常寛之而不嚴略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紒而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摯則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豈特無緦服聽事不麻而已哉凡皆以為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不知此禮書

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

袴是也不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也

山陰陸氏曰屨之重在絇即言不絇屨則屨重矣亦著絇雖重不以責童子也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為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講義曰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為禮也

金華范氏曰自童子之節也止從人而入童子之節

先王制禮以其幼也望之略待之寛未以成人責之也然為童子之自處者極其卑下以未可與已成人之禮也辭孫禮之端少成習慣無幼而不孫弟之悔矣易之蒙以養正三王之早教諭大學不能為下何以事上皆此意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食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

徹

鄭氏曰後祭先飯謙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客飡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麤也客自徹敬主人也徹奠于序端一室之人非賔客同事合居者也賔客則各徹其饌壹食之人壹猶聚也為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凡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已者饌不為已

故後祭先飯示為尊者嘗食也客飡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致辭云不足祭謂疏食不足備禮也客飡者若食竟作三飯飡也主人見客飡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敬客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合居一室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壹食謂赴事壹聚共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

嚴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已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

與己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山陰陸氏曰異爵若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之類即應舉角後人而祭先人而飯先飯為人嘗食卑者之事

一食若今言同盤矣一一而已壹合而為一也

金華應氏曰絮羹而辭歠醢而辭則容詳於食察於味而主人謝其自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飱而辭則容重其食旨其味而主人謝其相與之過腆也少施氏之待孔子嘗用其禮矣夫君子之為禮非無左右給

使之可役而賔主必以身為禮者貴其誠而不敢趨其便且安也

慶源輔氏曰徹亦徹醤也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受相者鄭云齊醤屬也公食大夫禮賔卒食北面取果與醤以降然則主人不自置醤則客猶徹飯歟又此篇前云君既徹執飯與醤乃出授相者壹食之人一人徹不以無賔主而廢禮也婦人不徹婦人故難盡責以男子之禮且不憂其弱而不徹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弗致于核恭也上環頭忖也果實隂陽所成非人事故後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非君賜不賀者唯君賜為榮也有憂者此下絶亡非其句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脱重

孔氏曰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弗致

于核謂懐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横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疐閉下環是脱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而食中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後君子不得先嘗也火孰和調是人之所為故先於君子而嘗之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為榮故相拜賀

嚴陵方氏曰弗致于核曲禮所謂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懐其核是也有核者不止於棗桃李亦舉所常

食者以該之爾瓜中虛而外實橫斷之則若環然故以環言之上環以祭中以食言上中則知所操者下也曲禮言削瓜於士曰疐之即棄所操也則此言主於士而已自然之味以先食為新故後君子而餕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故先君子而嘗焉周官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而不及果實者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弗致于核弗致餘於核即懐其核應曰弗致其核有慶非君賜不賀言有憂者有慶唯君賜

然後賀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宜承無蔵功鄭氏謂此補脱重誤矣

新安朱氏曰註云頭忖謂㚒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汙故以為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為手所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飡

鄭氏曰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

孔氏曰凡客將食興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孔子不食肉仍為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處亂世交際之閒極其謹密然觀待陽貨之禮婉而深待季氏之禮直而簡意者季氏猶可以微意警而陽貨不可與語歟抑其時或有不同者蓋陽貨時已為大夫孔子僅為士其食於季氏

或者攝司寇之後孔子時蓋年髙矣

金華范氏曰自侍食於先生止不食肉而飧食之節祭羮而辭歠醢而辭客詳於食察於味故主人謝其自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飧而辭客重其食旨其味故主人謝其相與之過腆也少施之待孔子嘗用其禮矣俎豆庶羞非不備禮也而置與徹惟以醬貴食味之主也故獻肉食者操醬齊左右給使非無以供役也而賔主必自置與徹蓋取親於其身之為敬且重

也尊者逸卑者勞少長有禮矣男子徹婦人不徹男女有别矣一食之閒曲致其盡如此古人非為飲食也為行禮也賜果懐核敬君也瓜祭上環敬先也薦新與火孰異尊賢也與先薦寢廟之意同一果之微皆有法安敢肆情於禮節之外乎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賜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也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致諸地致首於地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君子小人不同日愼於尊卑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稽首者頭至地據掌致諸地據按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

手按於右手之上至地也酒肉但初賜至時則拜明日不重往拜也

嚴陵方氏曰車馬即日拜其賜於家明日乘之以拜於朝是之謂再拜衣服亦若是而已稽首據掌皆致諸地恭之至也王者之賜與於其賢足以爵則賜之爵以馭其賢庸足以祿則賜之祿以馭其庸至於其賢不足爵其庸不足祿而恩私施焉則與之以馭其幸而已謂之君子則於賢庸為有餘故在君子則賜

之小人則於賢庸為不足故與之而已此君子小人賜與之別也曲禮言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則賜與固不得不異又有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其賜與固可同日哉

山陰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輙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

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徳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

慶源輔氏曰乘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然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者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馬亦必就命其乘服之歟以稽首據掌致諸地推之今之拜慢矣拜以左手覆按右手為敬今之拜手敬矣酒肉之賜弗再拜孔子往陽貨之門為其來賜而已不在也下文云敵者不在

拜於其室君子小人賜予之猶不同日况其他乎

馬氏曰衣服之賜庸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長樂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虢公晉侯之朝於周也同賜以五瑴之玉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也同食以百人之餼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為譏

鄭忽猶以周班為怒韓信猶以噲等為恥又況君子之與小人乎苟同日而賜之是冠履殽玉混淆之也金華應氏曰凡君之賜物有命矣而曰君未有命者蓋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以為賜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詩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正以受而不辭也辭馬而又再命之然後乘服以拜況車馬重賜為人子者三賜不及馬則其必辭以待命可知也先儒求之而不得其說遂以為天子所賜非得國君

之命則不敢乘服然其文意皆不協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

鄭氏曰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炎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焄大夫不親拜不敢變動至尊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義凡獻謂大夫士有食獻君法大夫尊恐君拜已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皆再拜稽首者大夫雖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葪士之臣吏以食獻士又去葷桃桃枝也皆皆

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
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
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答已故不親也
長樂陳氏曰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
之膳則無事於桃茢鄭氏以膳為凡美食誤禮書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再拜則與酒食之賜弗再拜異
矣此謂以一拜為不足又申之以重拜爾桃以其性
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

少之數去其一者去茢去其二者又去葷唯桃爲不可去無貴賤一也皆造於膳宰者則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金華應氏曰子視膳於親臣致膳於君其敬養之誠一也致膳者非一端祭祀歸胙則其致膳之大者也鬼神所饗陰幽之氣慮或襲之葷可調和而味酷然而足以逼物桃南方陽明之木可以除北方幽暗之祟蓋致膳者臣子之愛心也熏祓不祥者敬心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猶再拜而送之況於君乎物所以將意不誠無物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鄭氏曰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弗服以拜異於君惠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孔氏曰自此至父拜之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白於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答已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又拜君之諾報也弗答者君不答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

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敵者相獻既已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其室獻者之家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嚴陵方氏曰又拜弗答拜言亟拜如此而君弗答焉士卑故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則知非親賜者容或不然矣言衣服而不及車馬以大夫方受車馬於君不宜以之賜人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在容或不

然矣此所以異於士之與大夫也敵者亦不必朋友也

馬氏曰又拜於其室者拜親賜而已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

類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孔氏曰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相近故受也

嚴陵方氏曰承賀者有慶事而受人之賀也為人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行禮

於人稱父焉則不敢私交故也人或賜之稱父拜之則不敢私受故也

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不承賀者在彼者可賀而在此者不敢受賀也

金華范氏曰自君賜車馬止稱父拜之賜子獻酬之節君制命者也臣承命者也致賜君子小人異其日承命受賜車服酒肉異其拜先王之制禮也節矣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大裘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輅或曰乘兵車不式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内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皆襲為盛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别衣裼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輅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為曲敬也

嚴陵方氏曰經言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子曰禮不盛則不充其服焉蓋謂是矣且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則無藉以之聘璧琮則有藉以之享聘禮在先享禮在後因聘而後有享故也則聘禮固盛矣

延平周氏曰以文為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為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馬氏曰衣服者所以飾身也禮盛者則其飾不足以言之故充其服充其服者内心也以德將者也故曰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然則致其飾者非禮之盛者也禮不足然後致其飾

山陰陸氏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

金華范氏曰至敬無文大禮必簡固也不曰充盛而曰不盛不充此意在言外當反而求之故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鄭氏曰易方謂其不信已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

孔氏曰自此至焉爾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亦云為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方常也

若啟往甲則不得往乙若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
復還也假旦啟云日中還不得過中
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即曲禮所謂父名無諾也既
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
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
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之名也在官不俟屨
在外不俟車父之呼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
之然主於國故言在官在外焉主於家故止手執業

食在口而已其言亦互相備也出不易方有定所也
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疑而已
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邪蓋以親老者
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慶源輔氏曰唯喏相去幾何而禮之辨如此能於此
而察之則其義精矣走趨亦然
山陰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言之則稱父愛言之
則稱親

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疏節言非至孝也癢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是也圈屈木所爲巵匜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孔氏曰親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今唯色容不充盛而已此乃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

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為此事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故親𤻲色容不盛人之氣體和則𤻲不和則反之以害於𤻲故謂之𤻲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然而事親又有要道存焉此疏節也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杯作桮手澤汗之所漬也

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山隂陸氏曰稱癠與瘥異矣調變雖至猶病公羊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若唯而不諾出不易方亦疏節也

慶源輔氏曰於其疏者茍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唯篤於孝者覺之上為疏節而此為至性也

講義曰以為孝子之疏節者蓋孝子之事親必有篤於此者彼其未病之前既病之後亦何所不用其至哉

金華范氏曰自父命呼止口澤之氣存焉爾事親愛敬之情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況父之所命呼乎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一舉足不敢忘況敢易方過時以累慈懐之惓惓乎此生而盡其情也朝夕視膳問安非禮文而已及其疾病色憂不滿

容中心達於面目不自知也此病而致其憂也然皆
疏節爾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思其居處思其所嗜覩
物動心有不忍焉此終身不能忘沒而致其思也古
之知禮者莫不然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賔入不
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
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

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從也

閾門限此謂聘客也公事聘享私事覿面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入門

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大夫之介微遠

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

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

楔也介者副也此明朝又明聘賓入者謂聘賓也不

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不履閾謂足不履踐

門限之上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賔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示將為主君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礙於門之中者闑也拂謂衣拂之也介拂闑則近中故也士介拂棖則近旁故也於下言士介則上言介為君介中言大夫亦其介而已蓋門以中為貴故下言賔入不中門焉中門則嫌於自尊履閾則嫌於自高論語言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正謂此

蓋以臣為賔故不得不然耳公事謂聘享也入門左而自闑西則以就西階故也入門右而自闑東則以就東階故也公事為國而與主君敵故自西馬私事為己則從主君而已故自東馬與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同義曲禮又言大夫入君門由闑右則一自東而已與此異者彼言為臣此言為賔故也亦見彼解

延平周氏曰君入門言朝也賔入不中門言聘也中

門棖闑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闑西之中則君所由闑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闑西敬之也私事自闑東親之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不言介言大夫而已相備也大夫入門中棖與闑之間則君入門拂闑士拂棖可知君介士介如此則大夫之介亦可知公事義搢恩故自闑西私事恩搢義故自闑東

新安朱氏曰案此云門只有一闑賈氏儀禮疏猶云

門有二闑故中門之處及君與賔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金華范氏曰此賔主介相之節君入而有大夫士介之別賔入而有公事私事之別拂闑拂棖闑東闑西不言而意已喻何為屑屑於此蓋禮禁亂之所由生恐聘覲之禮廢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是以先王謹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

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鄭氏曰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閒容迹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迆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為數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

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
行端直也頤或為霤此疾趨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
徐趨之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行步疾徐之儀貴賤與尸行步廣
狹不同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二足相躡每蹈於半
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尊者舒遲故君及尸步遲
狹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士卑故與尸行
步極廣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遲行也

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欲屨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貴賤同然也屨恒欲起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迤摇動故云手足毋移也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也豚循也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坐其行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霤一經覆上疾趨之節端行謂直身而行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

頭如屋霤之垂也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僂恒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

嚴陵方氏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故君至於士尸行之節其別如此起僂雖疾手足之容亦不可妄有所改移也圈豚行不舉足者謂回旋而行也羔性聚豚性散豚雖性散圈之

則聚而回旋於中矣故取況如此席雖以坐其行而就坐之時亦以是為節焉刻刻則如火之趨上固異乎流之趨下矣舉前曳踵與曲禮言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同義蹜蹜有難進之意論語所謂足蹜蹜如有循是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布武在繼武中武之間徐趨皆用是言雖君大夫徐趨亦中武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句圈讀如杯圈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

趨圈域之內豚俯其首豚行蓋言冕行知然者以端行弁行知之也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前言執玉龜襲今此上龜執玉而愼非其至也

慶源輔氏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併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濶遠矣行

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席上亦然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剡剡鋭利也僂頭發起之貌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蹜蹜如也則有緩而已

金華范氏曰此與尸行步疾徐之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亦在徐行疾行之間玆步武之廣狹趨履之遲速先王制禮必在所謹豈可以細故視之蓋自是充之孝悌發乎朝廷放乎道路所繫豈不重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鄭氏曰惕惕直疾皃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慤皃濟濟翔翔莊敬皃

孔氏曰此一節明道路廟中朝廷行步之法道路雖速疾不忘於直廟中對神不敢舒散齊齊自收持嚴正之皃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

慶源輔氏曰凶悔吝生於動故凡有所行其容惕惕易曰夕惕若厲无咎廟中心一於敬則步自齊矣濟

濟翔翔行容之盛也在朝廷則宜盛故也

山陰陸氏曰濟濟相讓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如是而後為朝廷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

鄭氏曰齊遬謙愨貌也遬猶蹙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

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舒遲閑雅也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齊謂齊齊遬謂蹙蹙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寛奢也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已已受得之形也色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乍變動燕居謂私燕所居色尚和

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　皇氏曰齊謂裳下緝遫謂蹙歛君子見所尊之人自俯下身裳下蹙歛也　賀氏曰徳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故註云如有予也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蓋舒遟之謂也且舒遟則所以脩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遟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遫齊則不舒遫則不遟目容端則無淫視口

容止則無儳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譁周官置銜枚者以此頭容直恐其顛故也周禮制側弁者以此告溫溫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溫溫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謂是也

慶源輔氏曰舒遲德性自然也齊遬則又警而變於此可以體心口容止當言即言不作囁嚅之態頭容

直一身之元不容有所偏也立容德常若有所不足者無德則傲矣莊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愠心不失其正則容貌自得其宜然又不可不學故詳言之

山陰陸氏曰口容止足容重則言行可知也後言燕居則以上非燕處之容也論語曰居不容

黄氏曰立容德者德謂安於仁義得於禮法之謂也君子立時之容其志常抱仁義合禮儀造次不離則容貌自安於仁義禮法之德小人俾端立正貌則宜

有慼怍傾欹而不安矣故德者安於仁義禮法之容非受授之義明矣

金華應氏曰立容德蓋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鄭氏曰如覩其人在此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之時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蓋顔色如見所祭者也

慶源輔氏曰容貌顔色不可以偽為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鄭氏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喪容瘦

瘠纍纍然顔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謂微昧也繭繭猶緜緜聲氣微細也

講義曰喪容纍纍總言之也色視及言悉言之也顛顛憂思之貌也梅梅於義無取意當為晦亦以哀故視不明也

嚴陵方氏曰纍如纍紲之纍言憂心有所拘繫家語言喪家之狗亦曰纍然者以此色容顛顛言其色之顛毀而不能立也問喪所謂如壞墻然者以此言容

繭繭者謂憂營於内而言不能繹也

慶源輔氏曰纍纍欲落之意憂悴而不能自營也顛顛如字纍纍顛顛皆隕落崩壞之貌繭繭鬱結而未有緒也

山陰陸氏曰顛顛摧殞貌梅梅悲酸貌繭繭未有緒之貌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路路教令嚴也厲肅儀形貌清明察於事也立容辨卑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謟為傾身以自下也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摇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云威儀孔時顛實揚休顛讀為闐揚讀為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玉色色不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色容厲肅厲嚴也肅威也視容清明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也立容謂軍中

立之形容當貶損卑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敖忽略士卒又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為諂曲以屈下於人也山立者立則嶷如山之固樂記云總干而山立不動揺也顛寒也休養也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玉色謂不變動常使如玉

講義曰戎容暨暨總言之也言容而下悉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暨暨以陽暨陰非欲之也不得已爾視容清明者目以下為體其視正則其容清以大為用

其視正則其容明郊特牲言目者氣之清明葢以是矣且水所舍而為精火所藏而為神則用戎之道亦在乎精神之運而已頭頸必中者中立而不倚也故山立以言其重如山而不可移山立則守之事也時行則攻之事也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者葢山立玉色則言其形狀之如山玉焉又非止於容而已

山陰陸氏曰詻詻各言其意勝敗纍之非雷同之時

也厲肅所謂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視容清明臨危事其容如此神閒而意定也威氣顛實戰勇氣也振振闐闐可謂實矣揚休對揚王休是也玉色時靡有爭是也自威氣至是皆言戎事之成

慶源輔氏曰心無所隕穫則視自清明故曰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辨絶句甲固未可知謁則氣索矣山立重也時行敏也兵法曰來如處女敵人開戶去如脫兔敵不及拒顛實則無事餒也詩言太公曰時維

鷹揚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所謂揚休也

黄氏曰立容辨卑毋謟本三字為句上云辨謂所立之容明辨尊卑左右之分下云必毋讇既上云立容辨別合禮是無僭上之義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乎謟媚故云卑毋讇謂卑不至讇也此一節上有立容辨下有山立上云立容辨為受命之時之禮也下云山立執干戈列行陣之時之禮也觀上文云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肅皆嚴毅威猛之容則被甲

兵之際無磬折之容明矣

四明沈氏曰容貌皆由於心若執心不定容貌何能爾邪處干戈戰爭之中如此可見神閑意定泰山覆於前而不變麋鹿興於左而不瞬非氣雄心壯不能也

金華范氏曰自凡行容惕惕止揚休玉色視聽言動之容曰足矣而曰行與言曰目矣而曰視與色曰口矣而曰言與聲舒遲䠞䠞也齊遬肅肅也夫敬以和

君子之容歟子温而厲恭而安人見其温良恭遜觀

鄉黨所記燕居所教槩可識矣手足頭目坐立聲色

容體如此而燕居告温温豈勉强然哉亦肅雝之驗

也如臨喪有哀色甲胄有不可辱之色無物不在禮

矣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由此得之不然喪紀失其哀

戎事失其制凡衆之動失其宜耳目無所加手足無

所措矣禮之於人如是夫喪紀戎事易變動失其節

故以二端發之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鄭氏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陜者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

孔氏曰自此之為賔也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案曲禮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

註云古今字爾其義同也此云自稱曲禮註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秪是一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伯曰天子之力臣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身自稱於諸侯言已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以此不同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

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註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註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小國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

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某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

山陰陸氏曰予一人求助之辭伯言力而已亦謙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也不言之於天子著其於敵以下自稱如此據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且言天子言伯以臨下之詞稱之亦言之法諸侯言之於天子則非見也若後世上表歟據諸侯見天子曰

臣某侯某且曰某土之守臣某則在國可知其在邊邑自兹以往非王土且非守也為屏而已故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同姓異姓小邦諸侯自稱如此知然者以天子同姓異姓大國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知之也然則小國之君即前所謂庶邦小侯是也

慶源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矣諸

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已為王守之而已且知其職矣故曰廵守者廵所守也其屏之臣言所以屏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爵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

嚴陵方氏曰力臣言雖為人臣之長非有論道之才徒有治功之多而已某土之守臣某者言雖有君人之號不足以致人也可以守土而已於後言小國則前所言皆大國也擯者亦曰孤者謂為擯於外而執

事者亦以是稱之也擯者稱小國如此則大國稱寡君可知

金華應氏曰上公九命作伯蓋天子之股肱而宣力四方者也自謂力臣亦不敢以德自居而以力自竭也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鄭氏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

他國君曰外臣某

孔氏曰此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

子對已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上大夫居上位而不敢以上自居故曰下臣而已世子亦公子爾以為適而傳世故曰世子而擯者亦曰寡君之適

慶源輔氏曰上大夫既曰下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矣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

使私人擯則稱名

鄭氏曰孽當為枿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

孔氏曰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對已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已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下文云大夫使

私人擯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已之屬臣為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名葢以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

清江劉氏曰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士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詞曰寡君之老無卹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嚴陵方氏曰世子為適則知公子為庶庶子孽也適子本也故公子曰臣孽謂之孽者以其自本旁出若木之有蘖故也周官行夫掌傳遽之小事謂傳遽令也以其急而不遑故以遽言之士以事人為事故自言服傳遽之賤役也且行夫以下士為之則士以是自稱又宜矣於大夫曰外私者士有仕於朝者有仕於家者朝為公而家為私仕於家則稱私人下言私事使私人擯是也仕於朝則稱外私以其外於私

而從公故也公子與士皆不言擯則以卑而略之也

慶源輔氏曰公子自稱曰臣孽常使其自别於適焉是乃所以愛之也故曰君子愛人以徳行夫以下士為之所掌者傳遽之事則傳遽之事士職之最卑且勞者以此自稱則其餘者固不敢辭難矣大夫得以臣士而此士非大夫之臣故曰外私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賔也

鄭氏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為賔謂作介也往之也

孔氏曰此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往謂之適也大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賔賔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山陰陸氏曰公士擯嫌上擯者曰寡君之老擯者曰

寡大夫或斥大夫私行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賔所以著私事使或非禮也

慶源輔氏曰寡大夫官也寡君之老君之所尊也私事使固不可稱矣

金華范氏曰自凡自稱止士為賔也名稱之節孔子為政必先正名蓋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贊之辭若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

曰寡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極其謙如其守臣屏臣曰孽曰傳遽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己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禮記集説卷七十八

宋 衛湜 撰

明堂位第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别録屬明堂隂陽案異義今戴禮説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戸八牖共三十六戸七十二

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戸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窓四闥布政之宫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

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似秦呂不韋作春秋時說非古制也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說則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録所云則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

曰重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圜水則曰辟廱名别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隱清淨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瀆慢囚俘截耳非其理

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内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内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之意也

新安朱氏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大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大廟南之東

（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央為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

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亦然也

又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恐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長樂劉氏曰秦政狠暴既焚先王典籍又坑滅其能傳先王典籍之儒是以六官百度蕩然一空明堂之制後世不可得而詳之矣兩漢以來諸儒各起臆見

希合先王之規造制百出罔有定極世主弗得已而擇其順已者從之歴代承平沿襲紛然極意於制作而未有及明堂之義者夫失明堂之義其制雖存猶曰虛䆉紖其制與義㷔亡哉謹案孝經仲尼以教曾子者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謂東巡守肆覲東后於泰山之明堂

也然則王天下者必會天下之諸侯於明堂以助天子報祭於上帝因而朝宗覲遇之禮或行於宗廟或會於明堂皆所以分職授政任功考績如周之會同焉此明堂之義也成王即位而十有三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也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既具上聖之德又為上公輔佐文王於岐周夙夜勤勞遂有天下乃代成王攝行天子之政固其家事也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

而明諸侯之尊卑定衆志之貴賤然後分六官之所職於天下授六典之為政於四方任九職之為功於兆民於是考其禮樂政刑之失得而賞罰廢置八柄之法行於諸侯矣此經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其義如是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

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
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馬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不曰祀后稷於明堂以配文王則是郊者
指其地而言之明堂者指其在宗廟言之也先王之
祀天神人鬼其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
之也明堂之在宗廟亦所以神之也周公朝諸侯而
必就明堂者何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

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則位於内朝覲則受贄受享於廟而已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所謂覲禮也成王之覲禮當在后稷之廟故周公於文王之廟以辟成王也然則明堂者固在廟中而不言朝諸侯於文王之廟何也蓋明諸侯之尊卑則其號不可以言廟欲其辟成王之為天子則不可不於明堂故也然既曰周公又曰天子則是成王固嘗受覲禮於文王之廟也以其制禮

作樂者周公之事而於后稷之廟以朝諸侯則嫌於
褻君臣之義故唯在文王之明堂而成王亦負扆而
朝覲也周公之朝諸侯所以明功成王之受覲所以
正名正名者禮也明功者義也必受以文王廟而武
王不預者何也蓋孝莫大於嚴父也然方岳之下亦
有明堂者蓋先王無行而不奉天之命也夫明堂者
天子朝諸侯班政教之堂也以其位在國之陽天子
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也考之制度則

諸家之說皆不同難於考信也凡見於聖人之言者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之外無足信也而明堂位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為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蓋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說不同也

山陰陸氏曰清廟之詞約周也明堂之詞侈魯也

長樂陳氏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

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

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脩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葢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别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堦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

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説盖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閒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

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内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宫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饗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大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

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
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
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
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
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大廟以其大饗在焉故
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
則大饗在焉謂之大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
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

特建之於内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　禮書

盱江李氏曰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譸張各信其習脩墜補闕何所適從案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

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大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大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七月居緫章左个八月居緫章大廟九月居緫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大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註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

鮮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於大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室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説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聶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吕

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為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為四室未知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數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未可用也月令一大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南北偏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限

隔而可稱為廟與个也盖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隔則是實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爾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註月令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大室既居中央若其餘室連大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

位矣或將遠大室而爲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作明堂制度論竊所未喻且謂大室四面各爲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爲兩便房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爲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爲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愚竊考工記盛德記月

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搴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為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輙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載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

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大室矣欲連大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虗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虗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大廟而大室正居中所謂大廟大室者言此大廟之中有

大室也大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大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大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一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堂并大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户户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大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所謂八窗四闥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

个之名也大廟之內以其大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大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大廟之名以聽其朔也若是則三家之指㫖有異者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

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註明

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爾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

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西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郊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以門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四門斷在不疑矣愚又詳鄭康成註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殷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

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註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荅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愚竊謂之不然矣茍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旣

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鄒鄭之此說並由胷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殷其為明堂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皆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殷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

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丈復有五室求其説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今汎取諸書以定明堂制度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禮

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窓是為八窓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金華唐氏曰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尚略可考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於考工之記經文質略大抵舉隅互見亦考之未精爾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刪摭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説按諸鄭康成蔡邕李謐聶崇義為近矣而

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脩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鐘磬彝尊在堂自簷之内為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况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臨之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脩廣崇高畧須相稱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徧其南北

此為何意四不可也窓闥設於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户牖設於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為十二階朝止於應門而必虛設皐庫不亦行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間是尊己而卑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夏殷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

未始改也夏堂脩二七則四面之堂皆脩七步矣廣四脩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脩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三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大室一也四旁兩夾窻者八窻而四闥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綴牖也白綴則户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一也夏后氏之制儉矣五室合方四十步堂脩止七步可以無重

屋也殷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殷謂之重屋者始重屋也堂脩七尋與堂脩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殷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其為康成臆說也明矣禹卑宮室然復致孝乎鬼神其不能褊明堂之制決矣殷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九尺則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三倍於殷人明矣四阿所以為上圓也重屋所以為四阿也周人明堂之名

舊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殷人廣脩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則廣四脩一也南北七筵即堂脩二七堂崇一筵則再倍於殷矣五室猶夏之五也凡室二筵則四三步三四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妄分以為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紛之論出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脩耳而謂五室

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内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為本參以月令白虎通於國之陽畫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為五每室方三筵虚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為窻合八窻子午卯酉所虚二筵開四闥總謂之大廟以中央四隅為五室縱横數之為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於堂一筵前為一階以通明堂大廟室之外東西虚各四筵南北虚各二筵占地脩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

筵脩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為

重屋横六楹以為五間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

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大廟皆其前凡一堂為九十八

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一戶大廟面各二階與大廟合為九階堂之四隅以

為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一門堂各有室居門堂

三之一外為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戴記

白虎通制度無不合計其室堂門庭之脩廣不偷不

侈可以尊用以是天子布政之宫以聽朔視朝而饗帝於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折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宜其分爭而莫之决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制行故於是合五帝昊天於明堂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於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扆於明堂自三公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

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室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大室則五帝配位必非二筵之所兼容況夏室度以步乎故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所以容六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事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丈郊丘矣丈王

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爲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爲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上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攷之未詳爾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嚳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

禘之詩而敘契至於阿衡其為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為郊則祖宗不為明堂審矣況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兩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皇帝於大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當之位愈近者益尊鄭氏以九采為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

門外鎮服也四塞即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以明堂大廟辟廱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記言外水為辟廱又言或以為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説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為學宮大廟之不可為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辟觀也古之辟廱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大室

上圜則水有辟廱之象五室謂之大室而於是祀文王複廟重簷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之大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大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大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廱清廟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為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盖由此

秦溪楊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敎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此言雖未可以為據然其制必凛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敎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

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徃徃惑於二說莫知所决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間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為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左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玄

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説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意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

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為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盖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饗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脩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爾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又案齊宣王欲毀明

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此又王者巡守之地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孔氏曰自此至之位也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義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案覲禮諸侯受次于廟

門外是覲在廟今辟王故在明堂謂辟成王也釋宮云牖戸之間謂之扆在明堂中央大室戸牖間

橫渠張氏曰明堂者必是周公攝政不言踐阼故作此明堂於國南以朝諸侯不然何以周官並不見明堂唯見之考工記孟子言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有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故作此堂於國中非周嘗置之於泰山之下案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守至此亦暫處耳焉用設是秦有明堂以其近

古得古意猶多户牖之間謂之扆三分其堂東以為
户西以為牖則中為墉即扆之所也以是西北為室
之深奥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天謂昊天也上帝五方帝也既言宗祀是亦廟祭
然於明堂恐但周公之義非周禮也亦是周公為成
王立法使之至是月居是室須是政諄諄提耳之義
如周公則坐以待旦何待此以施政事當為後君立
法後人有言為路寢天子之宫城必有路之象不害

於城南設之宗祀文王於明堂此禮恐只是周公之居攝時所行非周制也至如洛亦止有文武之廟長樂陳氏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巳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徃其居東也俟王察巳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

於是以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下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負斧依南鄉而立者亦周公矣而曰天子者以朝諸侯之事主於天子非以周公也周公特攝之而已故政言天子斧即黼也其繡用斧故謂之斧依即扆也以人所依故謂之依且黼於五色得白黑焉其位則乾也又以見聖人體乾元於內而萬物由之以資始南

於十日得丙丁焉其位則離也又以見聖人用離明於外而萬物由之以相見也

馬氏曰依者狀如屏風畫為斧形故曰斧扆斧者威斷割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於天下也南鄉而立南者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特牲曰天子南鄉荅陽之義周公朝諸侯之時如此

新安王氏曰武王末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於

三王於是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即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鄭註可削天子成王也斧扆在户牖間其位王南鄉古者受朝立而不坐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鄭氏曰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之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侯對伯為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旣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

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于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内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_{禮書}

嚴陵方氏曰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北面同義言阼階以知西階之為賔言西階以知阼階之為東公則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荅王焉以子對男則子尊而男卑故諸子位於門東諸男則位於門西

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則立於中階之前三公人臣之尊非位之所能居故不言位諸侯言位則諸伯之下言位可知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

之而侯之位立於阼階之東阼階者主人之階也西面北上者取其近天子也伯之國立於西階之西而西階者賓之階也侯尊而伯卑故侯立於東而伯立於西北面西上者亦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於門東北面東上者其禮與三公同也諸男又次於子故於門西北面東上禮亦與三公同也自此而上中國五等之諸侯朝位在門内

山陰陸氏曰三公不言位進於位矣　又新説曰孟

子言周室之班爵禄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以此經考之盖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而其書謂之明堂位則其事正言乎其位者也盖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即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也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即孟子所謂侯一位伯一位者也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即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者也盖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而鄉又北面東上則其爲位不異矣與諸伯等位在三階之前而面各不同則異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孔氏曰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此不同

者爾雅釋地謂殷代此明堂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荅趙商問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别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按皇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下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

貴故疆以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漢蕭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懷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 禮書

嚴陵方氏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夫君天道也故尚

左臣地道也故尚右若三公之與子男八蠻之與九
采皆北面而以東為上九夷西面而以北為上六戎
東面而以南為上皆以右為尊故也諸侯西面諸伯
東面皆以北為上葢以近君為尊故也至於五狄之
國北門之外冝以西為上矣乃以東為上何也葢南
面者君之正也北面者臣之正也故五狄之國臣而
已然所國之方在北故位於北門之外南面焉南面
疑於君矣故於北面者同其上所以别其為臣也

馬氏曰名曰夷者言其易而無禮也名曰蠻者言其慢而無禮也戎則言其好用兵狄則言其遠而難化也

山陰陸氏曰廟門謂之閎又其外為應門又其外為庫門南門即所謂庫門變言南善言庫門也然則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門廟門也凡立位北面東上南面西上東面西面皆北上其正也今明堂位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

變於中國從夷狄也然則先王所以待戎狄貶於蠻夷五服有蠻夷無戎狄以此蠻夷取數多戎狄取數少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此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甸服外有男服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夷服外乃有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於周皆不及

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

之所言已自可疑鄭註其可信乎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鄭氏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

之畨國世一見此明堂之位周公權用之朝之禮不於此也

孔氏曰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註云采取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當州諸侯之事鄭註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明堂更無重門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宫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宫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

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侯但有應門耳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故鄭知二伯帥諸侯而入也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或已君初即位皆來朝也鄭引周禮大行人文證夷狄世一見即世告至也

嚴陵方氏曰應門亦南門也不曰南門示其有别於
八蠻也四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之以朝貢之禮故
也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
山陰陸氏曰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而周官
甸在侯服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而周官男
采綏服綏服二百里奮武衛而周官衛在要服要服
三百里夷而周官夷在荒服三代相承至周風化所
移寖廣故也然則侯先甸服男先采服蠻先夷服與

禹貢文不同者言風化所移侯服甸事男服采
事蠻服夷事也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是㪅變
言采者亦以夸大周公之德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
四塞即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隨諸侯大
朝會一見於王朝於門外是也謂之告至以此鄭氏
謂新君即位乃朝非是葢新君即位與其新爲諸侯
自應一至不在大朝會之數也周公攝政辟尊巳焉
故明諸侯之尊卑葢先王末之有也故曰此周公明

堂之位

金華應氏曰朝會大禮也明堂尤大朝會也車輅前陳旗物森列金石在虡琛贄充庭繅旒袞舃天臨乎其上簪綫舄履星拱於其下萬官千品孰不在列而乃不言者此方主於朝諸侯外之萬國必至則内之諸臣可知且王宫之顯職皆外服之重臣抑其班序素定而不必特記也三公亦在内之臣而此獨先之者中階而正王面地莫近焉在前而冠班首位莫尊

焉非特以其總領王朝之衆政亦有為二伯而兼統天下之諸侯者矣獨曰三公而不以外職者王朝體統之所繫也諸侯之國凢千七百七十三而環立乎一堂之下肩靡袂屬盖不勝其壅矣故自公而下列為四等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立於門而各分東西焉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立於四門之外分列四門則内為五室可以槩想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洞啓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

應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故當中而北面東上者亦同於中階之三公焉前之三公外之九采内之諸侯外之四夷向面而立雖各異其方隅而環列相嚮無一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階𨸏而趨進序升無一人不與之拱揖周書又有王會篇所載稍殊明堂之朝位詳於諸侯而僅載四夷者聖人每詳内而略外也王會篇之朝位詳於四夷而略於諸侯者遠人自面内而嚮化也

禮記集說卷七十八